

联合国



#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年

## 第一一九一次会议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七日

纽约

---

###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191).....	1
通过议程.....	1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的报告(S/6228).....	1

##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 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次会议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七日星期三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A. A.乌谢尔先生**(象牙海岸)。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玻利维亚、中国、法国、象牙海岸、约旦、马来西亚、荷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乌拉圭。

## 临时议程(S/Agenda/1191)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的报告(S/6228)。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的报告(S/6228)

1. **主席**：遵照我们以前讨论这个问题时的惯例，如果安理会同意，我现在建议邀请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代表参加这个问题的辩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S.基普里亚努先生**(塞浦路斯)、**O.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和**D. S.维齐奥斯先生**(希腊)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这次召开安全理事会是审议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至一九六五年三月十日这段期间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的报告。这个报告已作为文件S/6228<sup>1</sup>散发了。

3. 我的名单上第一位发言人是塞浦路斯外交部长，现在请他发言。

4. **基普里亚努先生**(塞浦路斯)：安全理事会作出有关塞浦路斯的第一次决议以来，已经一年了。这次决议是根据当时由于土耳其对塞浦路斯不断的入侵威胁及安卡拉在塞浦路斯的有组织的特务人员按既定计划对塞浦路斯进行颠覆所造成的严重局势而作出的。

5. 我们在安理会会议上已经屡次详细揭露了土耳其对塞浦路斯进行危害的计划、行动、威胁和实际侵略。今天莱夫卡附近的局势，又使我们受到了土耳其进攻的新的威胁。我将在发言快结束时再来讲这个问题。

6. 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安全理事会在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通过了一项决议〔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提醒联合国会员国注意宪章第二条第四款所特别规定的对塞浦路斯所承担的义务。决议的要求之一就是塞浦路斯成立一支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其目的是维护和平与安全，尽最大努力防止战争再起，并在必要时对法律与秩序的维护和正常状态的恢复作出贡献。

7. 从那时起，安全理事会已不止一次由于塞浦路斯遭受侵略威胁和实际侵略而不得不动起来。然而就在去年八月，塞浦路斯成了空前野蛮的轰炸的牺牲品。在这种背景下，面对土耳其特务人员的颠覆活

<sup>1</sup>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年，一九六五年一月、二月和三月份补编。

动在塞浦路斯所造成的连续异常状态，安全理事会不得不把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决议建立的部队的驻守期限延长了三次。在塞浦路斯政府同意下，安全理事会不得不在六月〔第一九二(一九六四)号〕、九月〔第一九四(一九六四)号〕、十二月〔第一九八(一九六四)号〕决议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延长驻守时间，每次都展期三个月。现在事态迫使又不得不要求安全理事会批准部队再展期三个月。

8. 尽管联合国部队驻在塞浦路斯受到欢迎，但我国政府对再次展期的必要性是以失望的心情看待的，其所以展期，是由于安全理事会在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交给联合国部队的任务还没有全部完成。我不愿多占用安理会的时间，把过去一年一直都向安理会报告的所有事件和发展情况重述一遍。但我愿回顾下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我在本安理会上发言。我在发言中表示过我国政府同意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再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延长到一九六五年三月。这个期限现在快满了。我当时说过：

“我国政府接受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驻守时间再延期三个月的决定，但抱着这样一种合理的希望：即在下三个月的时间内，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将能完成安全理事会交给它的任务。”〔第一一八〇次会议，第69段。〕

9. 可是过去三个月的发展又没有使这一点得到实现，这从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一日秘书长的报告中可以清楚看出。

10. 这回我国政府又同意再延期，只能表示和过去同样的希望。我们深深希望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将能完成它的任务。我们相信联合国必须成功。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之所以必须成功，不只因为安全理事会的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象后来的决议一再申述过那样，必须全部地而不是部分地执行，而且因为我们也相信，要保障世界那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联合国部队就必须成功。此外，我们深深觉得，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维持和平的工作是经受不起失败的，而促成失败的情况，也是容易看出来的。

11. 我想塞浦路斯继续存在的非正常状态就是失败的明确标志。如果塞浦路斯的现况长此下去，联

合国有朝一日就得在两种办法中选择其一：或者考虑使联合国部队无限期地驻守在塞浦路斯，这是谁也不指望的，我们自己不指望，安全理事会自己最不希望；或者决定撤回联合国部队，对目前的事态撒手不管。如果我们想到局势中种种有关因素，就应当坦白承认，后一种办法很可能促使战事再起。这两种办法都不能认为是联合国的成功。

12. 在过去这一年大部分时间里，联合国部队确实集中了力量去执行它的一个主要任务，即预防战事再起。几个月来，严重事件是避免了。毫无疑问，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联合国部队在这方面的努力。但是，我也必须强调指出，这主要还是由于我国政府在国家的统一与完整处于蓄意的颠覆的情况下，遇到现有的法律与秩序遭受严重的挑衅时，仍然表示了最大限度的克制；尽管我国政府对重建法律与秩序本来有权担负全责，此点也为安理会所承认。一九六四年九月到十二月这个期间没有严重事件发生，因而使秘书长在去年十二月给安全理事会报告中把下面的话加了着重点：

“塞浦路斯在这个报告所涉及的时间内笼罩着相对平静的气氛，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地位更便于执行安全理事会所委托的有关恢复正常秩序的任务。”〔S/6102, 第22段。〕<sup>2</sup>

13. 我们一向认为只是暂时地防止战争而不恢复正常状态，就只等于使战争延期。我相信除极少数例外，大部分人是同意我们的观点的。尽管几个月来没发生过严重事件，但塞浦路斯的局势仍然充满着各种危险，这是因为土耳其的不断威胁和它在塞浦路斯的特务人员的颠覆活动。这种颠覆活动，使目前非正常状态还继续存在于塞浦路斯某些少数地区。在这些地区别一国家的一小撮特务人员仍然控制着一些孤立据点，推行着为外国利益服务的分裂政策。

14. 秘书长在摆在安全理事会面前的这一份报告中说：

“岛上并无和平，只有紧张而不稳定的停战而已。只要岛上存在敌对的对峙，只要共和国领土

<sup>2</sup>同上，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补编。

被那些促进高度紧张的战线和防御工事所分割，这种局势就多半会继续下去。”〔S/6228，第67段。〕

15. 秘书长指的是现在被土耳其恐怖分子暂时所控制的少数地区，其面积总共不过塞浦路斯总面积的百分之一点六八。秘书长之所以把这个局势形容为紧张而不稳定的停战，就是因为塞浦路斯某些小块地区的隔离。和平地恢复正常状态之所以不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些小块据点是在别一国家的特务人员的控制之下。联合国部队继续驻守塞浦路斯之所以必要，也就是因为有这些小块据点。如果我国整个疆域都在政府控制之下，塞浦路斯的和平早就有了保障，而且更大冲突的可能性也几乎早就会完全消除了。这就是谁也不能置之不顾的局势的真实情况。

16. 塞浦路斯大多数地区的局势一直很好，一直相对平静。这是因为不存在颠覆活动的孤立据点和隔离线。例如秘书长曾在他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一日的报告中谈到利马索尔区的局势时说：

“人们认为城里没有任何形式的绿线存在是两族居民之间维持良好关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S/6228，第248段。〕

17. 的确，如果拿利马索尔区为例并仔细阅读秘书长报告中有关各段，就会清楚看出这一地区的局势是正常的，塞浦路斯的希、土两族人民是和睦相处的，因为这里没有隔离线和其他形式的分离。我已经说过，塞浦路斯大多数地区的形势都是如此。秘书长在其报告第104段中说，“在大部分时间内，共和国的绝大部分是平静的，塞浦路斯的希、土两族人民都在安居乐业”。

18. 但法律与秩序仍然处在危险中。因为在塞浦路斯某些地方土耳其恐怖分子控制着一些小块地区，让部分土耳其居民在里面处于自我孤立状态。理由是不言而喻的。这些小块据点彼此相去很远。用秘书长在其报告第17段中所使用的温和语言来说，这都是土耳其“自我孤立政策”的结果。秘书长继续强调指出，这种政策“引导〔土族〕居民走向正常状态的反面。”这就是塞浦路斯不正常状态的原因，也是使秘书长说局势是紧张而不稳定的停战的理由。正常状态的

恢复也是联合国部队任务的要点之一，这是安全理事会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所明文规定的。而现在正常状态的恢复，再用秘书长的话来说，正在受到土族恐怖分子为贯彻土耳其分离和肢解的政治目的而奉行的自我孤立政策的破坏、妨害与阻挠。

19. 看起来塞浦路斯境内的生活实际和民众情绪还没有使土耳其从狂妄的分治主义迷梦中觉醒。就是由于土耳其这种狂妄迷梦，塞浦路斯人民才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塞浦路斯内外的和平才仍然处在危险之中。

20.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我在安理会的发言中曾强调塞浦路斯土族恐怖分子组织，

“在土耳其政府指挥下已用态度和行动不能再清楚地表明，法律、秩序和正常状态对他们说都不是有益的建议；因为有了法律、秩序和正常状态，各种分离与肢解的计划就无法推行。”〔第一一八〇次会议，第7段。〕

21. 其实从秘书长的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一日报告〔S/6228〕中，从他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报告〔S/6102〕中都看得很清楚，也正如塞浦路斯任何人都毫无疑问地看得很清楚一样，和平的唯一障碍、塞浦路斯少数地区仍然存在不正常状态的唯一原因，就是来自土耳其所策动的敌对与分离政策。我相信所有理事国都会一致认为，分裂政策不只和这个国际组织的各项原则及其所维护的一切相抵触，不只和安理会通过的各项决议与联合国部队的职权直接冲突，而且也和安理会交给调解专员的任务相矛盾。调解专员的任务是从塞浦路斯全体人民的福利、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着眼，按照联合国宪章找出一种解决办法。

22. 主席先生，在你面前既然有这样一幅图景，问题就发生了：联合国部队是否要让这种事态继续下去？或者换一种说法，是否要把塞浦路斯目前的僵局巩固下去？我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在其报告第274段中对上述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如果要保障和平、避免重新发生战争，而且不是临时的权宜之计，那就很明显，岛上的任何隔离线都必须取消，正常状态必须完全恢复。

23. 我们现在所要求的并不是什么新奇东西。我们只不过要求完全实现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的决

议。我们要求的是保障和平的最基本的先决条件，否则让目前不正常状态巩固下去，就等于给那些一心想要进一步推行各种各样分治思想的人一种鼓励。联合国部队应该充分负起自己那一份恢复正常状态的责任，否则他们将违背本意促成现局的巩固，这将会有害于政治解决，而这正是秘书长坚决真诚地希望避免的。而且这可能引起武装冲突。

24. 我深信联合国经不起再把自已的名字和分离与肢解联在一起。它在刚果行动的最后阶段中英勇而成功地努力避免了这点之后更是如此。

25. 在塞浦路斯恢复正常状态，实质上就是消除分离与分裂。所以恢复正常状态无论如何也不能依靠那些为了达到分离与分裂对正常状态一贯采取破坏方针的人的意愿。塞浦路斯有一小撮土耳其特务人员不惜牺牲和平，不惜牺牲塞浦路斯全体人民的安全与幸福，反对在这个国家恢复正常状态。但这个事实不能成为一种理由，使联合国部队不去大踏步地完成安全理事会在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给它的任务。联合国部队的部分任务和指导它工作的某些原则刚巧与土耳其的利益和政策直接冲突。但不能因此就郑重其事地强辩说，联合国的任务及其在塞浦路斯的使命的指导原则既然有损于侵略者的利益，就应当把这种任务和指导原则在实践中予以更动。

26. 我上面说过，安卡拉特务人员为了在塞浦路斯搞颠覆活动而控制的孤立据点只占塞浦路斯总面积的百分之一点六八。这样小的百分比虽然不足以构成走向分治或联邦的依据，但却足以对和平构成持续不断的威胁。当前局势中这一方面也应该认真地经常记在心上。

27. 这种分离政策不仅给这一区域的和平造成持续不断的危险，而且已经给塞浦路斯大多数土族和平居民带来巨大苦难。我从前在安理会的一些发言中，曾列举许多例证说明安卡拉在塞浦路斯的特务人员如何用武力来控制塞浦路斯的大部分土族居民，我并举出土族那些所谓领导人经常对塞浦路斯土族人民使用威胁与恐怖手段的许多事例。所以在谈到自我孤立时，我们要经常记住，这个名词是很能说明它所指的政策，但是就塞浦路斯土族人民自己来说，至少

就其中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一名词却应改为强迫的自我孤立，是由另一个国家的特务人员强加给他们的自我孤立。

28. 在恐怖分子控制区域的塞浦路斯土族居民是在恐怖与威胁的政权下生活的。住在这些区域里的居民只有得到恐怖分子组织的许可证时才能离得开。他们没有移动自由，而移动自由当然是正常状态的基本原则之一，所以秘书长十分正确地经常把这种自由看得极为重要。我们有许多逃离那些地区而走向自由的事例；我们还有证据证明许许多多曾经企图逃走。秘书长在他三月十一日的报告的第55和第56两段里，再次用温和的口吻描述这种情况说：

“塞浦路斯土族士兵在防御线内与政府军对峙时，土族居民的领导人阻挠塞浦路斯土族人民和希腊同胞进行私人的、商务的或其他方面的接触，阻挠他们到政府机关接洽行政事务；如果他们是难民，也阻挠他们返回家乡。

“塞浦路斯土族人想离开土族地区，循规蹈矩因事到本国其他地方旅行时，要办理申请出境手续，这在尼科西亚是经常使用的方法。虽然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声称这种手续是为防止塞浦路斯希族可能的绑架，但是许多个月以来联合国民警队都没有接到有关绑架的确实报告。出境证这种手续势必迫使居民非万不得已不离开土族地区……”

29. 我说秘书长以温和口吻描述了这种局势，因为他只说“阻挠”塞浦路斯土族人和他们的希族同胞交往，或与他们有任何接触。这种“阻挠”可以有种种形式。它可以是罚款的形式，也可以是逮捕的形式，也可以是拷打的形式，也可以是谋杀的形式。我过去有几次在安理会上曾举出几个事例证明上述情况是千真万确的。主席先生，如果你允许，我今天愿再举一些事例。

30. 从前当过警官的一个塞浦路斯土族人，名叫胡塞因·塔赫森的，由于从希族人那里买过一块面包而在一九六五年一月被土族恐怖分子判处七天监禁。这个人住在希腊区，土族恐怖分子命令他弃家移

居于土族恐怖分子合意之处，他拒不听命，因而又判处三天监禁。

31. 一九六五年一月，穆塔亚卡村的塞浦路斯土族“穆克赫塔尔”，意即村长，名叫胡塞因·迈哈迈德的，也由于向希族人买了十镑钱的货物而判交罚金，所购货物被土族恐怖分子捣毁。

32. 一九六五年三月初加利诺波尔尼村的穆斯塔法·库库弗卡奥斯是一个塞浦路斯土族人，因为到希腊亚卢萨村去卖货，遭到土族恐怖分子一顿毒打。

33. 佩尔加莫斯村的哈桑·穆斯塔法是一个塞浦路斯土族人，年二十岁，由于未向土耳其恐怖分子领取许可证便到尼科西亚希族区去，因而遭到了毒打和监禁。但在一九六五年三月九日他设法潜逃，到塞浦路斯警察局请求保护。警察局给了他保护。

34. 由于与希族人关系友好而受到了土族恐怖分子的迫害的还有下列一些塞浦路斯土族人：胡塞因·哈桑·胡塞，贝希特吉赫·萨勒赫·奥乌斯塔，沙蒂哈·泰弗菲克·霍特奇阿，什哈泽·泰弗菲克·霍特齐阿。

35. 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伊尔凡·苏勒曼一案。这个人在塞浦路斯事件发生之前，是劳工与社会保险部的总监。这位苏勒曼先生被迫看管在尼科西亚土族恐怖分子控制区内。为了到联合王国去看生病的妻子，他要求一个许可证而到政府主管部门办理手续。土族恐怖分子领导人不许可。最后他不顾生命危险设法逃了出来，请求政府保护与帮助。政府答应了他的要求。现在他住在联合王国。

36. 主席先生，如果我不是对本安理会的庄严怀有最崇高的敬意，我就会要求你原谅我，把哈桑·梅赫梅特对警察局陈述的话全部讲出来。他年十九岁，是哈梅德·曼德雷斯村的一个塞浦路斯土族人。他用赤裸裸的简单语言讲出由于他自己拒绝到山里接受军训和向政府作战，他两个妹妹，其中一个才十五岁，和他母亲就当他的面遭到土耳其军队一个副官和土耳其恐怖分子组织的当地土族成员的难于出口的兽行。

37. 在塞浦路斯的安卡拉特务人员，其实在塞

浦路斯的土耳其陆军官兵也一样，他们使用暴力，强迫塞浦路斯土族居民接受他们的分离政策并为之服务，上面说的只是众例之一。

38. 就在前几天，联合国部队的爱尔兰分遣队发现一个青年姑娘，年十九岁，名叫梅勒费·厄尔凡，躺在莱夫卡街心，不省人事。当把她送进医院，发现她被蹂躏轮奸。后来这个不幸的姑娘在医院里自杀身死。从她身上发现的一封信把理由写得清清楚楚。信里讲了她在土族恐怖分子手中的惨痛遭遇。

39. 我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事例来。其实也许有一天所有事例都得摆在你们面前。我可以举出一些不幸的人逃跑未遂，许多人因不听土族恐怖分子之命，或不肯拿起武器反对政府而受尽折磨，有些人因为犯了想要和希族同胞友好合作之罪而受苦受难。我也可以举出一些设法逃了出来的人的事例。

40. 土族恐怖分子控制下搞颠覆活动的孤立据点的局势就是如此。这种局势难道可以继续下去吗？即使政治因素和这些孤立据点的存在、巩固与扩大对和平所构成的威胁姑置不论，单就人道主义这个因素还不足以成为结束这种局势的充分理由吗？

41. 塞浦路斯政府曾在本安理会立下诺言保证尽最大努力对所有的塞浦路斯公民，不论是希族还是土族，一律给予保护。我们觉得在目前情况下，联合国部队的职责就是在这方面协助政府。如果要在塞浦路斯维持永久和平，如果联合国要取得成功，如果热爱和平的大多数塞浦路斯土族居民要从土族恐怖分子手中解放出来，那么土族恐怖分子以武力非法控制的孤立据点就必须消除。

42. 塞浦路斯土族领袖伊赫桑·阿利博士，已在许多场合揭露了塞浦路斯土族居民在恐怖分子手里遭遇的苦难。我很知道土耳其代表是不喜欢他的。阿利博士最近在给共和国总统的信中再一次叙述成千成万的土族人民正在受一小撮恐怖分子的折磨，他很想知道土耳其政府究竟根据什么逻辑支持这种恐怖主义。这位勇敢人士的呼声安卡拉显然是充耳不闻的。

43. 我方才描述的在土族恐怖分子控制区处处都有的令人不能容忍的局势，秘书长在其报告〔S/6228〕的第203段中又用以下的论断重点说明：

“目前情况中一个主要障碍就是政府执法当局和官吏根本不能进入那些完全住着塞浦路斯土族人的地区。因而国家机关在这些地区里无力执行法律以维护社会治安、惩处犯罪分子。”

44. 土耳其的意图于今是路人皆知的。塞浦路斯的土耳其特务人员的行动是根据一个既定计划要保持现有的不正常局势，扩大恐怖分子的控制区，以便造成人为的既成事实的分裂，并创造军事的以及其他方面的条件，便于土耳其入侵。我想联系这种形势，简单地叙述一下导致最近的莱夫卡区事件的一些事态。

45. 作为一种背景来说吧，大家会记得莱夫卡是土族恐怖分子控制的孤立据点之一。大批恐怖分子，其中有不少人是由土耳其来的渗透分子，他们都聚集在这个地区。这里距海岸仅数英里，俯视一个可以入侵的地区。恐怖分子为了巩固他们的控制并扩大他们的孤立据点，于一九六五年三月九日在莱夫卡和另一个土族村庄阿姆比莱考之间修成一条公路。这条公路也使他们容易进入两村之间的战略高地和小山。这些高地和小山俯视海岸线并能在军事上控制海岸线。

46. 换句话说，一个实际上连续不断的桥头堡当时正在建立，把莱夫卡和阿姆比莱考两村的叛军逐步连接起来。这条连接线刚完成，我们就望见了土族武装恐怖分子在两村之间的一些重要高地上活动起来。

47. 一九六五年二月五日发现有一艘土耳其潜艇驶向利姆尼蒂斯地区附近的海岸。从这一事实看，上述土族恐怖分子的动向便显得特别有重要的意义了。三月三日又发现一艘船驶向利姆尼蒂斯地区。三月五日又有两艘船驶向这个地区，离海岸不过一百到二百码。这一情况已由该区联合国部队的人员向政府当局证实了。三月六日和七日，又在同一地区发觉别的船只在移动。鉴于这种局势，政府军队奉命进驻两村之间的某些高地据点。他们按照严格的命令，在三月十一日至十二日夜間和平地进驻这些据点，并未发生事故。

48. 国民警卫队在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二日通知

联合国部队司令官，声明他们这次行动是为了防御目的，毫无进攻任何土族阵地的意图。事实上，也邀请了联合国部队派些成员驻守上述高地进行观察。在三月十二日凌晨至夜间十时这一段时间内，土族恐怖分子从阿姆比莱考村向国民警卫队阵地开枪，但国民警卫队并未还击。国民警卫队只在三月十五日下午进行了一次还击，但那只是为了掩护一个队员，这个队员正在抢救另一个被土族击中、伤势严重的队员。而实际上后来这个伤员死了。国民警卫队的行动，是出于抑制叛乱蔓延和消除对和平的威胁的需要。

49. 但在这方面，着重指出下列事实是很重要的：引起上述事件的土族行动的背后目的是企图占领更大的地区，以便进一步推行分裂计划，以及创造更便于入侵的条件。看来土耳其政府入侵之心仍然未死。关于这方面，土耳其参谋长苏纳伊将军所说的话也许会引起安理会注意。他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二日视察爱琴海地区土耳其军队时，很清楚地说过，原话是，“土耳其政府已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加强塞浦路斯土族阵地，使防御工事更加完善”。

50. 侵犯塞浦路斯的领海和我已提到的有关活动并非土耳其政府仍对塞浦路斯执行侵略政策的唯一证据。威胁仍在继续；土耳其领导人以及土耳其无线电台和土耳其报刊仍在继续向塞浦路斯进行挑衅和威胁，同时，土耳其总统最近又扬言塞浦路斯岛上有发生流血战争的可能性。

51. 神经战也未减弱。土耳其海军恢复了演习。继三月二日至五日举行的演习之后，前天又宣告要在塞浦路斯与土耳其南部之间进行新的大规模的土耳其海军演习。这样不断的威胁本身就是够严重的，因为它势必增加紧张，并鼓励塞浦路斯土族恐怖分子加紧进行颠覆活动。安卡拉电台的评论员前天说，如果联合国不采取必要的步骤撤除莱夫卡区的政府据点，土耳其将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土耳其威胁说，如果塞浦路斯政府不从它现在占据的莱夫卡附近的据点撤出，土耳其将恢复去年八月那样的空袭。同时，土耳其舰队开始驶近塞浦路斯，土耳其陆军也处于戒备状态，准备着可能的军事行动。土耳其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空军、海军、陆军，都已紧急戒备，就因为塞浦路斯政府军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并阻止莱夫卡



区颠覆活动的孤立据点逐步扩大，而在塞浦路斯占领了某些据点。换句话说，只要塞浦路斯政府占领了一些据点，以阻止土族恐怖分子在莱夫卡区控制的孤立据点的扩大，并挫败他们制造土耳其入侵条件的努力，土耳其就要盘算采取轰炸或入侵塞浦路斯的军事行动。这一些事例生动地说明了土耳其政府的意图、政策和心理状态。

52. 土耳其加剧冲突、激化紧张局势、掩盖心头上沉重的侵略罪责，其阴暗用心已经叫自己几周来的花招揭穿了。众所周知，土耳其为了混淆是非，恶化局势，竟不惜在一九六五年二月九日向联合国秘书长虚报说，据“可靠”方面消息，“塞浦路斯希族人正要向土族人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S/6181〕。<sup>3</sup>土耳其驻尼科西亚的代办发出同样的假警报，他深更半夜求见联合国部队司令官，向他转达同样的“可靠”消息。

53. 塞浦路斯总统注意到这些无稽之谈之后，立即给联合国秘书长写了封信〔S/6188〕，<sup>4</sup>声明这些话毫无根据，塞浦路斯政府正和联合国部队合作，尽最大努力保持和促进和平与常态，绝无进攻塞浦路斯土族的意图。

54. 秘书长对这件事斩钉截铁地说：“……关于准备向塞浦路斯土族居民大规模进攻一说，到目前为止，并无明确的证据”〔S/6228，第64段〕，我们听到这话，感到欣慰。我想强调指出，这个事件的意义倒不在于已证明土耳其的控告毫无根据，而在于它说明土耳其政府每逢塞浦路斯出现平静与相对的稳定就要制造紧张的态度，其目的是造端生事，可能是为土耳其新的侵略作准备。安全理事会各次决议都明文规定恢复塞浦路斯的正常状态，而这就是土耳其政府对此要作的那种贡献的又一表示。

55. 这种用无根据的指摘制造混乱的老调现在又重弹了。我们在今天的纽约时报上读到土耳其代表埃拉尔普先生的声明，说他今天要在安全理事会上控告塞浦路斯政府准备进攻塞浦路斯土族少数民族。紧张空气就是这样造成的，土耳其就是这样企图掩盖其罪行的。

<sup>3</sup>同上，第二十年，一九六五年一月、二月和三月份补编。

<sup>4</sup>同上。

56. 我们在安理会已屡次声明我们的政策是和平政策。在这方面，我们作好准备和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加强合作；我们的共同目的是避免战争的重演和——我愿强调这一点——在塞浦路斯全境全面地彻底地恢复正常状态。我们要用我们所掌握的一切力量抗拒任何为了保持和促进任何类型的分裂和分离使我们陷于僵局状态的企图。

57. 我也必须强调指出，我国政府不能放弃自己保护所有公民的责任，不会放弃自己的职权。在和联合国部队全面合作中，一方面充分发挥联合国部队的作用，另一方面我国政府也将充分完成自己的责任。再者，我国政府不准备放弃自卫责任，并将在这方面以坚定的决心继续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塞浦路斯正在不断遭到侵略威胁时，劝说它不应加强自卫是办不到的。

58. 为了清除任何怀疑的余地或误解的可能，我认为也应重申：合法的塞浦路斯政府和塞浦路斯的绝大多数人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考虑任何旨在分离或建立联邦那一套分庭抗礼的解决办法。塞浦路斯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在人世间有些原则和标准光明磊落的人民是不能妥协的。对自由我们决不妥协。对我国人民自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我们决不妥协。为了捍卫这些准则，不知进行过多少次战争，流了多少鲜血，牺牲了多少生命。联合国就是建立在这些准则之上的。联合国本身用宪章作出保证为这些准则服务。土耳其为了破坏塞浦路斯的统一，尽可以在塞浦路斯策动颠覆活动，尽可以使用进攻与侵略的威胁，尽可以进攻，尽可以侵略，尽可以再轰炸。但是塞浦路斯人民有一点决不妥协，决不会改变立场，那就是决心要保障完全的自由和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塞浦路斯人民深信，在他们的斗争中，地小人少的弱点将为强大的道义力量所补偿。他们的正义事业就代表着这种道义力量，而全世界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的支持与团结，将进一步加强这种道义力量。

59.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愿再一次对秘书长和他在纽约和塞浦路斯的助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为和平的利益执行使命时所做的不懈努力。我们也感谢以各种方式帮助建立联合国部队和支援联合国部队的各个国家。

60. 最后,为安全理事会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所做的一切,我也要对你,主席先生,对安全理事会表示深切的谢意。

61. **主席:** 下一位发言人是土耳其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62.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 按照常例,我对塞浦路斯希腊族政府外交部长所作的惯常的歪曲和狡辩要保留答辩权。

63. 自从安理会赞同派遣一支维持和平部队去塞浦路斯已经差不多一年了。这支部队的使命,安理会是清楚的。简单地说,就是要维持和平,设法恢复法律,秩序以及正常状态。在这支部队派到塞浦路斯将近一年之后,我们不但没有更接近最后的解决,而且尽管有了一种不稳定的停战,我们似乎正面临着在更大规模上重新爆发战争的危险。这就是秘书长目前这份报告[S/6228]的概要。

64.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会是要审议是否应采纳秘书长所提的把维持和平部队的期限再延长三个月的建议。有关各方既然似乎都表示赞同,我们可以设想延期将会实现。但是我想安理会最好还要研究一下不断遭到严重挫折的原因在那里。

65. 在一向就困难而现在越来越麻烦的局势之下,联合国部队,它的司令蒂迈雅将军以及秘书长的特别代表伯纳德斯先生都工作得很好。秘书长和他的同事们都发挥了他们惯有的智慧和耐心,进行了有效的控制。还有一些热心公益的国家对这次维持和平的努力提供了金钱和实物的支援,而且还在继续支援。调解专员加洛·普拉萨先生在努力寻求一种各方同意的和平解决办法,同时还设法运用他的有益的影响在塞岛创造出一种平静气氛。我的政府和我的代表团愿向所有这些方面表示衷心感谢。

66. 尽管如此,秘书长的报告毕竟不得不令人不安地承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还有可能在更大规模上重新爆发战争,正常状态的恢复还差得很远,所以安理会有权追问:上述各方的宝贵的努力何以竟遭到了挫折,究竟是谁应该对这种挫折负责。

67. 依本代表团的看法,摆在我们面前的秘书

长的这份报告很清楚地揭发出罪犯了,尽管报告很谨慎委婉地试图不归咎于某一方,它所陈述的事实毕竟是对希腊政府以及塞浦路斯希族政府政策的一种明白的指控。

68. 纠纷的根源当然在于塞浦路斯希族政权决心要凭武力把它的解决办法强加于人。正如它不顾庄严的条约义务,撕毁塞浦路斯共和国宪法一样,它对联合国部队进驻塞浦路斯之前和之后为维持哪怕是不稳定的和平而缔结的一些协议,也彻底背弃了。

69. 他们不肯从屈居克·凯马克利郊区撤退,还利用该地区的一些建筑物设防,从而破坏了希土两族关于绿线的协议。

70. 根据帕福斯协议,他们应从土族控制的浮尼军管区撤退,但是这个协议也没有遵守。

71. 联合国代表斯皮内利先生曾在加齐维兰村的希土两族居民中间进行调解,达成了协议,规定拆除该村外面的希族防御工事,这一点当然也没有做到。

72.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在格扬将军主持之下所订的关于法马古斯塔周围的希族防御工事的协议也被肆无忌惮地破坏了。秘书长的报告第71段到第76段雄辩地描述了所有一切协议都被蛮横地抛弃的情况。

73. 报告从第19段到第28段详细叙述了联合国部队司令和希族政权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缔结的协议所遭到的命运。这确实是令人伤心的描述,说明了身为联合国成员国的一个非法政府怎样对待一支联合国部队。我不想复述报告原文的词句,它谈到了一些阻挠联合国部队车辆的事例,其中有些还带有敌对行动的威胁,国民警卫队的车辆挡住这些车辆,威胁,强迫它们开出公路以外,故意地把它们冲得互相冲撞。报告还谈到他们用机枪向联合国部队的飞机瞄准,有时的确确实地从地面向它们开火。这一切都违反了关于自由移动的协议。

74. 去年九月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打给秘书长一封电报[S/5950/Add. 2, Annex],<sup>5</sup>说了一通漂亮话,说让塞浦路斯土族人有移动的自由,这当然只是表面

<sup>5</sup>同上,第十九号,一九六四年七月、八月和九月份补编。

文章，事实上凡是冒险走到塞岛希族区域的土族人就要受到希族武装警察或穿制服的武装强盗们的任意摆布，他们就要受到屈辱性的搜查，携带的货物和农产品被乱抛乱扔，毁坏或是任意没收。我不愿把一长串的事例一一举出。我不愿多占安理会的时间，象基普里亚努外长刚才所做的那样。他对据他说曾经发生过的一些暴行编出一些虚构的人物，捏造出一些莫须有的罪状。我没有权利照他那样办。

75. 经过联合国驻塞部队赞同而缔结的关于收获庄稼的协议也和其他一切协议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根据这项协议，希族人可以在联合国部队监护之下，收割他们在土族控制区域的全部庄稼。相反，塞浦路斯土族居民却只能收割他们在希族控制区域的庄稼的百分之四十五。剩下的部分都被塞浦路斯希族人非法地收割去了。还不仅如此，坐落在希族区域里的成千上万英亩的土族耕地都被希族人耕种了，对土族业主不给任何补偿。此外塞浦路斯希族当局还想尽办法巧立名目，去剥夺土族人种地的谋生手段，近来他们对拖拉机执照征收高昂到农民付不起的苛税，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76. 秘书长的报告第135段到第138段清楚地说明了塞浦路斯希族人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塞岛土族居民所施加的经济压迫。塞浦路斯土族人最需要的货物都被任意列为所谓战略物资而不卖给土族人。不仅通过一些禁止或限制的措施，而且还通过许多繁琐的手续强迫实行经济封锁，土族人如果想得到日用生活必需品就非照办不可。这些狡猾手段迫使土族人忍受身心两方面的压迫，不得不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过活。希族当局只是在最近联合国第十九届大会要审议塞浦路斯问题之前的短期内，才把对土族人的经济压迫放松了一点。可是现在大会既已开过，这种经济压迫不但又恢复了，而且更加严酷了，这个事例就是塞浦路斯希族政权典型的欺骗世界舆论的惯用策略中的一种。

77. 塞浦路斯希族领导有时为权宜之计，表面上也装出妥协的姿态，对联合国努力把土族人从惨痛的压迫下解救出来的行动还表示让步。但是事实上经济封锁却日益加强了，甚至对红新月会从土耳其运去供应土族人的最急需的救援物资也横加限制甚至毫无道理的阻挠。

78. 每逢红新月会运去救援物资，总要和塞浦路斯希族当局进行冗长的交涉，以便取得卸货出港许可证。在这方面联合国驻塞部队和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对土族居民给了大力的协助。我想趁这个机会代表我的政府对他们这种值得表扬的努力表示衷心感谢。象秘书长报告中第165、第236和第259几段中已说明的，土族居民迫切需要更多的救援物资，这一点已由国际红十字会和联合国驻塞维持和平部队查明了。尽管如此，塞浦路斯希族当局对新近运去的一批救援物资却仍然阻止颁发卸货出港许可证。关于新运去的这一批救援物资，在尼科西亚的土耳其大使馆已于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六日通知了希族当局，接着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又出面和他们交涉。据秘书长的报告，他的特别代表在三月七日又一次呼吁马卡里奥斯大主教重新考虑他的决定，让这些物资进入塞浦路斯，不加限制，也不征收关税。特别代表当然没有得到答复，局势仍然很险恶。

79. 我刚才说明的情况以及秘书长关于经济限制的报告所提到的例证都提供了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了塞浦路斯希族领导仍在用经济封锁作为武器，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标。这就是剥夺土族居民的宪法权利，最后把这个岛国归并到希腊。看来很清楚的是：只要符合塞浦路斯希族人的意图，用秘书长九月十日的报告中的话来说，他们就设法“用经济压迫代替军事行动，来逼人接受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S/5950，第222段〕。<sup>6</sup>

80. 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号召恢复正常状态，以便通过谈判来对塞浦路斯问题找出一种各方同意的解决办法。但是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对这个号召置之不理，把共和国宪法抛到脑后，在这样制造出来的政治真空中抛出他的已成事实的行政机构，他已在进行制定一些违背宪法的法律，例如市自治法，领海法，司法行使法和征兵法。现在我们又听说他正在考虑制定一种新的也是违背宪法的选举法。这些法律都是绝对无效的。通过新选举法的目的在于破坏塞浦路斯共和国所依据的希土两族居民共处合作的基本原则。如果现行选举制度被更改了，塞浦路斯希族人就

<sup>6</sup>同上。

会由他们自己在塞浦路斯蓄意播下分裂种子，因为不能指望土族居民去参加依据一种违反宪法的选举法而举行的任何选举。实在惊人的是塞浦路斯希族政权竟认识不到这种立法会带来种种纠纷，这种立法很可能产生与他们口称想要实现的恰恰相反的后果。

81. 在分析这个区域里紧张局势继续存在并且日益恶化的原因时，我们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塞浦路斯希族人企图用武力把一种行不通的解决办法强加于人时，他们有个伙伴，也许还是一个较强大的伙伴，起了有害作用。这就是希腊政府所起的作用。希腊已发动了一万人以上的大军入侵塞浦路斯。直接指挥这个大军的格里瓦斯就是从前“埃奥卡”（塞浦路斯斗争全国组织）的头目，他同时还全权指挥塞浦路斯希族的非法军队。希腊向塞浦路斯希族人大量运送各种类型的轻重武器和军事装备。还不仅如此，塞浦路斯希族武装部队的所有比较重要的军官直至连长级都是由希腊派遣来的。秘书长的报告对这些活动作了充分的叙述。这一切活动显然违反安全理事会为号召各方力求克制，避免可能增加紧张局势的行动而作出的决议。所以事实已很明显，塞浦路斯希族非法政权和希腊政府狼狈为奸，企图实现他们早已宣布的意图，把塞浦路斯归并到希腊。因此，希腊对这个岛国上的一切军事行动就承担了全部责任。因此，任何对塞浦路斯土族人的军事侵略就应看作不仅是来自塞浦路斯希族政权的侵略，而且也是来自希腊的侵略。除非等到入侵塞浦路斯的希腊军队以及塞浦路斯希族军队中的希腊军官都已撤离这个岛国，否则在这个区域里将始终存在对和平的最大威胁。

82. 安理会现在开会所处的局势对将来联合国一切维持和平的工作是特别重要的。塞浦路斯希族人在希腊政府支援之下已经武装到牙齿了，现在正得意忘形，跃跃欲试，他们抗拒联合国及其维持和平部队。秘书长在报告中附件 1 (c) 所援引的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答复就反映出希族叛逆政权的新倾向，这就是嘲弄联合国部队在希土两族敌对居民中谋求一种哪怕是不稳定的停火所作出的种种努力。从上星期五以来，阿姆比莱考村就遭到了包围和袭击。这个村子的周围地区是由联合国部队直接负责的。希族人把联合国部队人员从他们的岗位上赶走了。这是对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以及联合国驻塞维持和平部队的一种直接挑战。

83. 我们刚才听到了基普里亚努外交部长就他所说的在这个区域里发生过的事件所作的冗长的叙述。可是有点不幸的是，正在他发言时，秘书长的补充报告也正在分发，如果这位外交部长来得及阅读一下这份补充报告，他大概就会把他自己对那些事件的说法更改一下了。我愿援引这份补充报告的第 1 段 [S/6228/Add. 1]：

“根据停火协定，莱夫卡和这些村子之间的高地是由联合国驻塞部队巡逻的。不言而喻，这一带不应有军事行动，也不应修建防御工事。”

84. 报告里说的是“不言而喻”，换句话说，就是有过协议。但是这项协议被抛弃了。因为塞浦路斯希族政权下定了决心，要侵占那些据点，以便推行逐渐拔除塞岛上土族据点的政策。

85. 补充报告第 4 段的最后一句又说：“当联合国驻塞部队分区司令就此事提出抗议时，当地希族国民警卫队司令告诉他，采取这次行动的命令是由尼科西亚的国民警卫队总部发出来的。”这又是对联合国的挑战。

86. 如果允许这种挑战态度继续下去，不加阻止，这就会造成一种先例，对将来的这种维持和平的工作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影响。我现在把这一问题按照它理应强调的程度提供安全理事会考虑。

87. 安全理事会的这次会议之所以带有危急，还因为无耻的塞浦路斯希族磨刀霍霍的声音，作为背景噪音正为这次会议伴奏。人们按照常理会指望塞浦路斯总统在言行上应象个通情达理的政治家，而在前几天他却郑重其事地扬言，如果土耳其胆敢运用他们的条约权利，塞浦路斯的土族人就会被抵消掉，“抵消”这个词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但它的意义是不容怀疑的，如果还有任何怀疑，希腊军队和塞浦路斯希族军队的最高统帅格里瓦斯将军在前几天所说的更露骨的话就可以把怀疑打消掉，他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塞浦路斯所有土族人会被杀光。这位格里瓦斯将军不是别人，就是过去“埃奥卡”的头目，曾一度参加过一支希腊帝国主义远征军，把土耳其人从他们在小亚细

亚的家园中赶出去。现在他又想把土耳其人从他们在塞浦路斯的家园中赶出去了。也就是这位格里瓦斯将军多次扬言,如果土族人不接受“意诺西斯”,大炮就要说话。他们对联合国时代的准则之所以抱这样狂妄的抗拒态度,就是因为塞浦路斯希族人完全不顾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已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扩军备战。关于这一点,秘书长在报告里也已用紧急警戒的语气提到了。本代表团前此业已多次提醒过安理会如果对这种侵略性的扩军备战掉头不顾,让它进行下去,势必导致种种危险。现在这种危险已临头了。我们仍然主张:要避免这个区域里重新爆发大规模敌对行动的危险,如我们过去所建议的那样,就必须毫不拖延地采取措施,解除军备和遣送外来军队返国。

88. 秘书长在报告里提到塞浦路斯希族方面的一种日益增长的倾向,就是认为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是为了帮助希族对土族进行迫害和镇压而派到塞浦路斯的。这种倾向的确是最危险的,安理会可做的有益工作是把话说清楚;联合国驻塞部队并不是一种工具,供希族当局利用来使他们在这个岛国上非法的政治束缚永远保存下去。无论如何,秘书长和联合国驻塞部队当然都没有这种把联合国部队当做镇压工具的看法,这一点在报告第 274 段中说得毫不含糊。原话是“它(指联合国驻塞部队)不得充当政府的工具,协助政府凭武力把行政权力扩张到现在土族控制地区的土族居民头上”。

89. 报告第 57 段还提到塞浦路斯希族政权的另一个众所周知的倾向,就是把把这个岛国的目前局势说成是一种叛乱。秘书长的报告当然不赞同这种荒诞的看法。任何其他人都不会赞同。尽管塞浦路斯希族当局在绝望中试图制造这种可笑的形象,但是现在谁都知道,塞浦路斯的叛乱者正是希族人自己,因为他们抛弃了作为法治基础的宪法。对联合国驻塞部队的任务在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的决议中规定得很清楚。它应在这个岛国上根据平等原则对待互相敌对的两族居民,实际上它也是按照这个规定行事。至于塞浦路斯希族叛乱者现在较强大,军事装备较优良而且态度很狂妄,这个事实并不能构成他们试图曲解联合国部队任务的理由。

90. 本代表团主张,而且一向就主张,联合国部

队要实现它的恢复法律、秩序和正常状态的委托,最好的办法是耐心设法恢复作为法律秩序真正基础的宪法,并且向土族居民提供运用他们的宪法权利的条件,要开始这种努力,最切实可行的办法也许是保证塞浦路斯土族居民在塞浦路斯的一切道路上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不受希族人的阻挠和刁难。

91. 我必须就报告第 277 段所提到的一种意图说几句话。这种意图就是想要全部拆除塞岛上一切与保卫塞浦路斯反抗外来袭击并非必不可少的防御工事和武装哨所。秘书长在前次报告[S/6102]里提到过这种建议,土族居民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也已作为这份报告的附件发表了。按照我的政府的看法,这种全盘拆除防御工事的办法,对于土族居民来说,本来就有危险。现在由于出现了当前这份报告所不曾考虑到的一个新因素,这种危险就更加严重了。现在这个岛上的希腊军队和塞浦路斯希族军队不仅包括分散在各区的拥有防御工事的常备军部队,而且他们都装备有机动性很大的坦克,大炮和装甲车之类重型武器和装备。在这种情况下,全盘拆除防御工事就等于剥夺土族居民的防御阵地,使土族居民在希族的重武器装备、机动性很大的军队进攻之下很容易束手待毙,成为他们的牺牲品。此外,我们也不赞成防御工事由对内对外之分的看法,在现场的联合国部队当局已承认,表面上为对外而设的一些防御工事在当地军事行动中都很容易利用来对付土族居民。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的决议不应解释为有意使塞浦路斯希族侵略者有可能随时随地任意屠杀土族人。只要浏览一下附注释的塞浦路斯地图,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凡是土族的据点都是防御性的。哪怕是一些最小的土族部队集结都受到希族的进攻性防御工事的包围。必须拆除的倒是这些进攻性的防御工事。

92. 最后,主席先生,我还有几句话要说;我们衷心欢迎秘书长在报告的“意见”一章里向有关各方所发出的号召,要求他们尽最真诚和最坚决的努力,通过谈判来找出各方一致同意的长期解决的基础。我们本着和平宗旨,一向就准备着谈判,无论是直接谈判还是通过调解专员,但是有一点是不应有误解的;我们决不会接受任何违反联合国宪章并完全无视安理会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而企图用武力强加于人

的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任何根据对这一点的错误估计而采取的行动都要不可避免地导致灾难。

93. **主席**：我的名单上下一位发言人是希腊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94. **维齐奥斯先生**（希腊）：秘书长接连几次的报告已使安理会各理事国代表了解到塞浦路斯危机演变的各阶段。这些详尽的报告清清楚楚摆出了问题的基本事实和纠纷的长远根源。这些报告在结论中把主要的与次要的，偶然的与持久的东西区别开来了。

95. 我们正在审议的三月十一日的报告，比前几次报告更加使我们注意到问题的经常因素，使我们知道由于还没有可能建立彻底解决问题或至少恢复正常状态的基础，在塞浦路斯人中间又产生了一种不安情绪，使联合国部队的任务变得复杂了。这个报告还告诉我们，只有问题的彻底解决“才能确实保证塞浦路斯不会再度发生暴力行动和由此引起灾难性的后果”〔S/6228，第276段〕。

96.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不愿仿效土耳其代表那种抓住某些事件就纵情谩骂的于事无补的策略，这种策略只能给辩论火上加油，而不能把问题弄清楚。刚才听这位代表发言时，我偶然想起了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我冒昧将原话略为改动一下念给大家听听“我看这位先生真抗议得太过火了”。

97. 归根结蒂，本国利益是指导一国政府外交政策的行动的动机，因此，首要问题就是要知道希腊与土耳其双方中究竟是哪一方参与挖掘和破坏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墙脚，究竟是哪一方自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以来一直制造纠纷和不安引起混乱。

98. 一方面是塞浦路斯希族人，他们组成塞岛居民百分之八十的多数，再加上百分之二的具有共同思想和愿望的阿美尼亚族人、马龙尼族人和拉丁族人。甚至在殖民统治时代，塞浦路斯希族人就对国民总产值作出了百分之九十二以上的贡献。

99. 与这种在人数方面和在经济活动方面给人深刻印象的多数相对照，塞浦路斯土族人民只是百分之十八的少数。对于这个土族少数，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的协议曾以使他们在同他们的精神的或物质

的福利毫不相干的问题上享有一系列否决权的方式，给予他们一些过分的内政和外交的特权。这些没有先例的特权本来应该起一种保护作用，却被土族少数民族变为进攻的武器，用作对希族多数民族施加压力和敲诈勒索的手段，结果使国家陷于瘫痪。

100. 即使土族少数民族中的温和派也都看得出来，这个局面显然必须加以改变。

101. 但是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在安卡拉的指使下，却反对任何可能会巩固和加强独立自主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谈判和讨论。

102. 土耳其代表刚才还表示他坚信谈判的原则，关于这一点，我倒想请他给我们把话说确凿，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断然拒绝谈判的究竟是不是安卡拉政府？

103. 意味深长的是，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的几次事件爆发之后，就象神差鬼使一样，马上出现了一支可以立即投入行动的塞浦路斯土族的强大军事力量。而土族少数民族那位领袖库楚克先生便急急忙忙地宣布共和国已不存在，宪法已失效。从第一天起，他就扬言分治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库楚克先生和他的主使者的思想是一致的。早在一九五七年，一本由他署名的小册子“塞浦路斯问题：一个永久的解决方案”就出版了。封面里页有一张鼓吹分治的地图，把塞浦路斯划分为两个地区，概括了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在这个分治计划里，库楚克先生十分慷慨地把塞岛最好的地方，包括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和最重要的港口法马古斯塔在内，都划归占人口百分之十八的土族少数民族。库楚克先生开宗明义就写道：

“我们希望这本小册子有助于热心追求和平的人们明了塞浦路斯的事实。这些资料是由塞浦路斯土族代表提供的。这些土族人是一五七一年为塞浦路斯而战斗而流血牺牲随后就统治了塞浦路斯的那些人的后代……”

104. 库楚克先生提起奥斯曼帝国扩张主义时代的目的显然是提醒今日土耳其的邻邦注意，依照土耳其人的想法，过去征服者的权利仍然有效，卷土重来是不可排除的。这种理论会使一切受过殖民统治的民

族，首先是尝过奥斯曼帝国枷锁滋味的那些民族听了感到高兴。

105. 这个土耳其人称之为“得森”的分治“顽固观念”正好说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塞浦路斯岛那几次流血事件的起源和原因。人们可以看出这些错综复杂的事件和冤冤相报恶性循环的根源，就在于安卡拉一味追求肢解塞岛的政策，这种肢解可以有各种形式，例如按风俗或按地域的联邦制、分州制等等。

106. 尽管土耳其的外交在公开场合说一套，私下另说一套，搞得彼此矛盾，但其目标却是始终一致的。所以鼓吹分治的人们自然要用一切办法延长和加剧这场危机。塞浦路斯希族多数民族和土族少数民族的关系如果恶化了，形成一道仇恨鸿沟，这究竟对谁有利呢？是塞浦路斯希族吗？塞浦路斯希族却一直主张塞岛两族居民共处是可能的和可取的，过去既然共处了，以后也还可以共处。能说不是塞浦路斯土族吗？他们不是向那些愿意听的人扬言，两族居民已无法共处，补救的办法就是要用刺刀代替手术刀，在塞浦路斯共和国身上切开一个很深的裂口吗？

107. 要具体表达塞浦路斯希族人的心情和意愿，最好回顾一下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去年九月提出的建议，目的是在塞岛恢复和平与信任，最后重建正常的生活状态。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当时还建议普遍大赦，连叛乱期间犯罪违法的人也包括在内。这个建议依然有效。政府还答应向盼望返回家园的人们提供物资援助。并表示愿预先接受联合国就塞岛恢复和平的安全措施可能提出的任何建议。不仅如此，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还准备贯彻秘书长在其报告的“意见”部分中所说的“确实必要的”措施，即撤除“与保卫塞浦路斯反抗外来袭击并非必不可少的武装哨所”。当然，条件是土族武装匪帮也这样作。

108. 秘书长在安全理事会九月二十五日的会议上传达塞浦路斯总统这封信时说：

“我对马卡里奥斯总统的建议表示欢迎，因为这是走向缓和塞浦路斯的紧张局势和使联合国部队顺利执行其任务的一个重要步骤。”〔第一一五九次会议，第30段。〕

109. 安理会各位代表也称赞这些建议富有建设

性。对于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这种富有建设性的办法土耳其方面的反应如何呢？它是全盘否定的。

110. 土耳其政府诋毁塞浦路斯总统恢复和平的倡议，并且大家还会记得，甚至反对把这个倡议写在安理会决议里面，这就亮出来它手里的牌。土族少数民族的各领导人听命于安卡拉，在武装匪帮头目的协助下，用威胁和恐吓阻止任何想要利用这些慷慨建议的倾向。土族少数民族中凡是声称赞同恢复正常状态的人都被称为变节分子，还有些人由于想返回家园而付出了他们的生命。塞浦路斯外长引用的文件是这些事实的一个明显的证据。

111. 无论从本国利益还是从信念来说，塞浦路斯政府的政策都是以恢复社会秩序和实现人类各种活动领域的正常生活状态为目标的。

112. 恰恰相反，土耳其的政策是谋求分立，支持分裂线和设防据点，一句话，支持一切导致国家解体的措施。

113. 正如报告〔S/6228〕第55段所指出的，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阻挠塞浦路斯土族人与希族同胞进行私人的、商务的或其他方面的接触，阻挠他们到政府机关接洽行政事务；如果他们是难民，则阻挠他们返回家园”。报告第17段还进一步指出：“事实上，塞浦路斯土族自我孤立的政策已使土族居民与恢复正常状态背道而驰”。

114. 塞浦路斯某些大城市里隔离两族居民区的绿线的唯一目的只是使两族永远分裂。即使这些绿线褪了色，变得不鲜明，对自由交通和自由贸易依然起着阻碍作用。

115. 保留这些障碍如同不断加强塞岛各区土族据点一样，并不是用来保护塞浦路斯土族少数民族居民。塞浦路斯土族军事控制下的各地区面积不到塞岛全部领土的百分之二〔S/6102, 第143段〕。在这片狭小的地面上，住着约五分之一的土族居民，拥挤万状，穷苦不堪。其余五分之四土族居民都在塞岛其他地区安居乐业，逃脱了土族少数民族领导人的恐怖主义的魔掌。秘书长的报告告诉我们：“必须确切地说，塞浦路斯共和国绝大部分地区几乎经常是平静的，塞浦路斯希土两族居民在那里进行着日常工作”

[S/6228, 第 104 段]。这是一个安理会各理事国代表肯定不会不注意的事实, 可以从中作出十分有用的结论。

116. 保留有土族武装匪帮驻扎的据点, 规模尽管不大, 但在土族领导人眼中, 却可以达到双重目的。第一, 可以达到政治上和心理上的目的, 即助长不安, 煽动仇恨, 还有象秘书长在报告里所提到的, 把关在据点中的人的好战精神保持在最高点。其次, 可以达到一个军事目的, 即希望这些设防据点将来可以作为从岛外再度进攻塞浦路斯的跳板。

117. 土耳其对塞浦路斯政策的目的既然如此, 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建议在萌芽中予以扼杀。于是他们首先在安全理事会上进行诡辩, 企图使人们怀疑塞浦路斯总统的真心诚意。这位可尊敬的土耳其代表声称, 这些建议不值得考虑。

118. 至于我们这方面, 我对安理会说过:

“这些建议提出来以后就得到了我前面几位发言人的欢迎, 其中有与塞浦路斯事务有关的当事者之一联合王国的代表, 在这时候, 如果我们不抱着最善良的意愿, 在联合国面前和联合国的协助下, 审查和核实这些建议的范围和价值; 如果我们不想看看能否从这些建议里得到好处, 若是能得到好处, 好处又有多大; 如果我们不抱着合作精神和合作决心, 去响应这些计划, 去欢迎这些建议, 那么, 正如我们知道的, 塞浦路斯现在的局势就会永远继续下去。”〔第一一五三次会议, 第 61 段。〕

119. 时间的考验和塞浦路斯政府的政策都证明了事实并非象土耳其人所想的那样, 他们于是又千方百计地制造思想混乱, 毒化气氛, 以便使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建议不起任何作用。即使最牢固的工程或结构, 要破坏它总是可能的。

120. 最近几个星期里, 土耳其外交人员展开了紧张的活动, 这一点安理会是有了解的。他们在各国首都和各种国际组织中散播毫无根据的谣言, 说塞浦路斯希族人正在作军事准备, 要把塞浦路斯土族少数民族全部杀光。一种战争狂就这样人为地造成了。当人们请土耳其外交人员提供更多的确凿事实指出消息的来源时, 他们支吾其词, 避而不答。

121. 这种外交上的纷扰具有一个明确目的, 就是阻止恢复正常状态, 阻止几千名难民返回家园, 这些难民是土耳其隔离理论的牺牲品, 一直关闭在设防据点里面。秘书长的报告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明确的:

“很少难民回到了他们的家园……不断传来的进攻迫在眉睫的谣言……并不利于促进这个问题的解决……”〔S/6228, 第 154 段〕。

122. 还不仅如此。这种阴谋诡计是由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二月九日写给秘书长的一封信〔S/6181〕开始的, 信中对塞浦路斯局势表示某些隐忧, 并且不等待对这个问题的审查或答复, 就慌慌忙忙地重新威胁说土耳其要对塞浦路斯局势进行干预。两天后, 马卡里奥斯总统给秘书长发了一封电报〔S/6188〕回答土耳其代表的信, 正式声明塞浦路斯政府并未考虑采取进攻行动。看来除土耳其外, 大家对这个声明都感到满意。古尔塞勒总统却不顾共和国政府的这个声明和塞浦路斯平静无事的事实, 在三月九日预言塞浦路斯将大量流血, 并声言届时土耳其将不会袖手旁观。

123. 这类话除了以土耳其自己的意向为依据以外还有什么依据呢? 紧接着这个预言之后不是发生了土耳其人企图扩大其孤立据点的莱夫卡事件吗?

124. 杰出的土耳其代表等一会将会对大家说, 对土耳其的目标的任何分析, 例如我刚才所作的分析, 都不过是宣传。我请他就在此时此地同我一起读一读秘书长的报告〔S/6228〕第 57 段有关土耳其好战分子在塞浦路斯的意向那段话: “他们将尽其所能为实现和巩固事实上近于肢解的情况而斗争”。

125. 我们很想知道, 我认为我们有权知道, 联合国部队怎样看待土耳其人对其意向所作的这种玩世不恭的声明。保护塞浦路斯领土完整和统一的任务, 象报告里“意见”部分仿佛曾建议的那样, 不是落在调解专员身上, 而是落在联合国部队身上, 这还需要我来提醒大家吗? 为了证明我刚才提出来的意见, 难道我还需要宣读安理会代表们在通过三月四日决议的那次辩论会上的全部发言吗? 这个决议的共同提案国象牙海岸的代表曾用几句非常简单明了的话概括了联合国部队的任务, 我们对他的话记忆犹新。乌谢尔大使在讲到驻塞浦路斯的联合国部队时说:



“这些指示应该根据联合国宪章和我们作为会员国对塞浦路斯主权和领土完整所承担的义务制订出来。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绝对的。联合国既曾对刚果进行过干预，使刚果免于分裂；那么联合国到塞浦路斯就不能是为着批准塞岛的分治。”〔第一〇九七次会议，第82段。〕

126. 我已试图给目前危机的背景画出一个轮廓，指出了构成塞浦路斯问题的经常因素，如果我们想超越那些悲惨事件现象本身而去理解塞浦路斯危机的深刻意义，就应该把十五个月以来危机的演变放在整个背景中来考虑。

127. 土耳其代表尽可以集中火力对塞浦路斯局势的枝节问题加以攻击。他尽可以从日常生活中随意寻找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来支持他的论点。但是任何烟幕都不能掩盖这个问题的基本事实。

128. 不应该使土族少数民族的领导人头脑发涨，应该鼓励他们认识到别人指使他们的某些走极端的解决办法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些办法违背了普遍的国际正义感和绝大多数塞岛居民的坚决意志。因此，他们如果固执己见，那只会延长塞浦路斯人，特别是土族居民的苦难。这些土族居民现在依然还在他们的绝对控制之下，至今还只是那些领导人的政治把戏的走卒。

129. 保证居民福利可行的办法确实是有。但是要使这些办法得到实施，土族少数民族领导人必须放弃那些损害多数希族权利和利益的，因而是行不通的计划。归根结蒂，多数希族也有他们的权利。

130. 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只有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才能使塞浦路斯恢复和平，这个道理现在不只是塞浦路斯人才认识到的。一九五九年的处理办法证明了姑息与和平之间差别很大。目前的危机更加证实了这一点。但愿这次危机对于那些凭影响或凭所要扮演的角色去促进和平的人们是一次警钟。

131. 我国政府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考虑问题的整体，赞成把联合国部队的任期再延长三个月。

132. **主席：**现在请塞浦路斯外交部长发言。

133. **基普里亚努先生(塞浦路斯)：**我不想占安理会很长时间，只想就土耳其代表的某些说法提一些意见。

134. 埃拉尔普先生又一次把塞浦路斯这个联合国会员国政府说成不合法政府。我认为这是不值一驳的，因为安理会已经接受我在这里出席会议，这一事实本身就有力地驳斥了土耳其代表的无稽之谈。土耳其代表对我们的侮辱实际上就是对安理会的侮辱。

135. 谈到莱夫卡局势时，土耳其代表说我不幸正当散发联合国秘书长报告附件时提出了我的看法，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我事先读过附件的话，我就会修改我自己的说法。因此，他宣读了秘书长补充报告第1段的第二部分S/6228/Add.1。原文如下：

“根据停火协定，莱夫卡和这些村子之间的高地是由联合国驻塞部队巡逻的，不言而喻，这一带不应有军事活动，也不应修建防御工事。”

我说过什么？我说过塞浦路斯政府军队不得不进行干涉是为了阻止土族恐怖分子在这一带进行的军事活动。

136. 土耳其代表接着又试图按照他的看法解释为什么塞浦路斯土族人在塞浦路斯不肯自由移动。他说如果他们进入希族地区，他们就只能听任塞浦路斯警察当局的任意摆布。秘书长在报告中已将这一点讲得很清楚。要进入希族地区的塞浦路斯土族人只要一入了境就没有危险了。但是那些打算进入希族区的塞浦路斯土族人就要冒土族恐怖分子拷打、罚款、拘留或杀害的风险。

137. 土耳其代表说我所列举的一些事例用的是捏造的名字。他的情报工作一定特别迅速，因为在我向大家提供这些事例的几分钟之后，他就不加思索地发现我捏造了名字。但是他本该注意到，在我提到的名单中有一个正是塞浦路斯劳动与社会保险部总监的名字。我肯定他听说过这个人。这个人现在还活着。我可以向他保证，所有我提到的人，除了被杀害了的以外都还活着。我还可以向他保证，在塞浦路斯有很多土族人如有机会，是愿意和他谈谈的。

138. 土耳其代表接着又说塞浦路斯政府还在继

续厉行经济限制。根本没有这回事。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限制。用于军事目的的军用器材和军用物资倒确实是有限制的。但无其他的限制。在这方面，他举了正好是他不应举的例子。为了证明他的经济限制仍在施行的论点，他竟声称我们企图给红新月会运来的救济物资设置障碍。

139. 秘书长知道得很清楚，塞浦路斯政府已经批准了这类红新月会物资的大量进口，没有任何限制，也没有征收进口税。事实上，红十字会已对塞浦路斯政府的慷慨表示了感谢。

140. 还有关于红新月会的另一批船运物资的问题。我国政府早在这个问题发生以前，就已经声明说，此类物资的运入不能继续进行，因为我们不能允许红新月会取代塞浦路斯市场。我们允许进口某些商品，但对另一些商品则不允许进口或需要纳税。秘书长在他的报告里谈到他的特派代表发出的呼吁时说：“特派代表虽然充分理解塞浦路斯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作出决定的理由……”[S/6228, 第165段]。

141. 关于作为一个新问题提出来的阿姆比莱考问题，土耳其代表刚才说这个村庄已陷于孤立，而且，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已几乎处于被包围状态了。这完完全全是捏造。土耳其代表还妄图按照他的意思去解释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关于联合国部队任务的决议。从他时而暗示时而明指的话中可以看出，他想把上述决议里所说的恢复正常状态曲解为恢复一九五九年宪法。他得意地引了秘书长报告第274段里一些话。不幸的是，他引的话不全，他没有把原话念完。如果念完，他就会看到秘书长非常明确地指出：“联合国驻塞部队不负责恢复敌对行动发生前的宪法局面。”那个问题当然早已解决了，不只是由秘书长，也不只是由安理会通过许多决议来解决的，一九六〇年宪法问题，是由土族人自己在决定背叛国家，退出政府，以推翻政府的办法来搞垮塞浦路斯时解决的。这是他们公开宣布的政策，即肢解政策。由土族人自己破坏掉的宪法本来是不合现实情况的，是与政府的所有民主准则背道而驰的。秘书长今天提交安理会的报告以及他前几次报告都说得很对：这部宪法和驻塞浦路斯的联合国部队的职能毫不相干。

142. 土耳其代表说塞浦路斯总统讲过要把塞浦路斯土族人抵消掉，接着他又引了据说是格里瓦斯将军说的一句话，说要把土族人统统杀死。我真不相信土耳其代表自己会相信有过这样的话。塞浦路斯总统说的是如果土耳其人进攻塞浦路斯、轰炸塞浦路斯、入侵塞浦路斯，就把那些搞叛乱和颠覆的孤立据点和恐怖分子抵消掉。他并没有说要抵消塞浦路斯的土族人。

143. 土耳其代表极想把塞浦路斯有绝对必要解除武装那套想法塞给安理会。当然罗，他是说在塞浦路斯解除武装，而不是说在土耳其解除武装。他希望看到的局面是塞浦路斯没有防御，没有军队，没有武器。这特别是从土耳其继续在威胁塞浦路斯这个事实着眼的。这是 he 指望塞浦路斯政府替他实现的一种很离奇的愿望。

144. 土耳其代表接着说我们对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任务的看法，依他看来实质就是企图拉着联合国和我们一起去迫害塞浦路斯土族人。但是我们想做的恰好与此相反。正如我今天早些时候曾在本安理会说过的那样，我们希望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帮助政府把土族人从安卡拉在塞浦路斯的特务人员所施加的恐怖、威吓与压迫中解救出来。

145. 土耳其代表在第二次发言中谈到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的决议时，试图让人们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根据这一决议塞浦路斯存在着希、土两族的局面已得到承认，而政府则是叛乱者。我认为如果土耳其代表仔细读读这个决议，他就会清楚地看到，根据这一决议塞浦路斯政府已被承认为主要负责恢复法律和秩序的机构。当时的塞浦路斯政府就是今天这个塞浦路斯政府，当时得到安全理事会的承认，现在还继续得到安理会的承认。

146. 土耳其代表试图描绘出一幅塞浦路斯的土族人几乎到处都被希族人所包围的图景。按照他的观点，这就是存在不正常状态的原因，这就是存在紧张局势的原因。可是，为什么有些地区例如利马斯索尔地区，就不存在紧张局势呢，在那里希、土两族就各自而共同生活在一起？在土族人没有为了执行分离政策而自愿孤立的地方，政府进行过戒备与土族相对吗？



只有在土族领导人为了土耳其政策的利益而把土族人圈禁在搞颠覆活动的孤立据点中的那些地区才存在紧张，才存在冲突的可能。我说过多次，大多数塞浦路斯土族居民都不过是一场更大的棋局中的一些不幸的小卒而已。这便是当前局势的真相。

147. 最后，土耳其代表在安理会上着重声明说，“对于塞浦路斯问题，我们决不接受任何违反联合国宪章并完全无视安理会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而企图用武力强加于人的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用颠覆和威胁手段企图把解决办法强加给塞浦路斯的正是土耳其。如果土耳其代表能在安理会站出来在大家面前宣布土耳其放弃了肢解的主张，放弃了联邦的主张，放弃了把土耳其的解决办法强加给塞浦路斯的主张，并宣布土耳其准备接受塞浦路斯大多数人民对于塞浦路斯的前途所作的决定，那倒是有益的。

148. 最后，关于土族人的安全保障问题，我只能重复我经常声明过的那些话。我国政府已经向安理会及联合国大会保证过，对于任何一个塞浦路斯公民，不分种族、肤色、宗教或信仰，我们将继续采取各种措施，充分保障他们的人权。我们愿意看到全体公民一律平等。我们不能接受有人有特权、有人无特权的观点。全体塞浦路斯人都应享受平等权利。国家的前途应由塞浦路斯人民来决定。塞浦路斯存在一些少数民族，这是事实；但是就这点而论，他们没有恐惧之忧。

149. 我在另一个场合讲过，我们准备接受联合国以观察组的形式到塞浦路斯来。这种办法，如果涉及某些其他国家自己的话，我想这些国家，也许包括出席安理会的某个国家，大概是不会接受的。

150. 在结束我的发言的时候，我愿意再次强调，我们的政策是和平政策。但是我们说到和平时，这个概念里是包含着正义、民主和自由这些原则的。

151. **主席：**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152.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我已经声明我保留我将来答辩的权利。我不想把这场争论拉长。但有一、两个问题必须马上予以澄清。一个是有人刚才提到了我们提出的在塞浦路斯解除武装、撤退军队和不再运进武器的建议。塞浦路斯外交部长基普里亚努先生说：“你们多么希望看到塞浦路斯没有防御、没有武装！但是这对塞浦路斯来说难道不是一场灾难吗？”我看不出这怎么会是一场灾难，因为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塞浦路斯毕竟从来没有过一支象样的可用于自卫的军队，也没有什么人进攻过塞浦路斯。即使在今天，也不存在土耳其进攻任何人的危险。这一点已在所有场合讲清楚了。

153. 基普里亚努先生又提到我们土耳其人煽动叛乱，说塞浦路斯土族人发动了叛乱。这些话在这次会议桌上已经讲过多次了。为了简练，我只引用一份可靠的材料。

154. 我手头有一份很有意思的文件。作者是海得堡大学教授恩斯特·福斯特霍夫的助理克里斯蒂安·海因策。恩斯特教授曾任塞浦路斯最高宪法法庭主席，所以是个公正可靠的人。这里是他的助理的一份正式记载。其中一章的标题是“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塞浦路斯希族人政变的历史背景。”我只想引其中两句：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塞浦路斯共和国希族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向他的保证国英国、希腊和土耳其正式宣布了他的革命纲领。在这种情况下，隶属‘埃奥卡’的塞浦路斯希族的一些非正规军队在圣诞节前后开始按照长期准备和精心策划的行动计划，在整个塞浦路斯岛上组织排土运动，杀害了几十个（到现在已经成百上千了）包括妇、幼、老、残在内的土族同胞，这时塞浦路斯土族人以决死的勇气进行了几个月的自卫斗争。”

下午五时四十五分散会

---

###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